

續修汾西縣志



汾西縣志卷之八

藝文

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藝文之不可缺也審矣
然徒繪風雲綴月露不過爲雕虫小技雖連章累
牘於誌乎奚裨故余茲輯必琳瑯雅製始登之簡
末俾後之人覽其文而知世代之遞更風土之互
異時事之修舉如太史採風問俗而一國之政瞭
若指掌焉則得矣若謂摛摭徒繁以淫哇而亂雅
樂也余則奚敢

舊序

顧其時弗遑也會撫臺李公檄取所屬郡邑舊志蓋欲
稽一方之治體民風甚盛典也魁承邑侯之命率子弟
員郭珪輩相與發笥披閱悉心校讐大抵渾質旣淪獵
虛者繁撝精者鮮中或紊焉而無統遺焉而未備魯魚
豕亥焉而不可爲讀於是遐搜往牒近訂時事總以目
錄分以門類釐爲八卷付諸剞劂以壽厥傳大都詞不
必侈惟其覈語不必飾惟其確浣舊藏之汚沿新穎管
之穢瑣起謠謔之頽散其於邑乘彬彬乎兼收矣嗚呼
來禩方遠一言耀帙流敷不朽魁亦曷敢橫恣胸臆以

明

縣志序

萬厯丁未春

學諭

喬世魁

孟縣人

邑之有志猶古列國之史一方之實錄也以辯疆域程
物土載法制叙政教胥憑藉焉汾舊有志一帙至元季
兵燹板刻湮沒僅存遺墨數更吏手久益失真乃令之
庸者安於綠怯者憚於更間有一二驚精簿書亦靡不
敝帚畀之嗟夫存邑者志匪志則事無所听義無以例
曷以繼懲繩勸萬厯丙午秋襄國毛公來蒞茲土考風
問俗深慨文獻之無足徵懼邑政一切苦窳方圖鱗茸

爲綱八輿地而下其爲目五十自建置及沿革而下其
事該其例嚴其詞亦燦然而有文理彬彬乎誠一邑之
曠典千百年之龜鑑也顧其始於萬厯之庚子維時則
邑令甯公協學博薛君寅幕石君暨諸庠生輩相與輯
於先繼萬厯之丁未維時則邑侯毛公命學博喬君二
三耆舊暨諸時彥輩相與續於後或稽之載籍或詢之
故老傳問用是旁搜博採訂古証今諸君咸有勞矣乃
若集衆論以考其成合僉謀以會於一提綱撮要筆削
惟嚴而總其事者則邑侯毛公也夫以二百來年未備

汾西縣志 卷八
滋眩惑後有游神鋪綴品擬先例周覽庶彙不必遍訪
屋而風土人物釐若指掌未必非政教之一助者也若
夫婉附委陳銓情播義抉今續古幅尺遷固而稱曰摘
詞宗工則實望於繼事之君子云

縣志序

學諭

傅

春

林縣人

昔萬厯庚戌秋予承乏汾西之邑博首謁邑侯毛公公
以縣誌一帙示予曰此汾西之誌乃昔僅存而今始備
者也將付剞劂君蓋敘諸首予承命披閱一過凡誌之
義與誌之詳諸君序之備矣胡俟予贅哉惟是誌也其

縣志敘

縣令

李色蔚

棗強人

丁酉秋余補選銓部而筮得汾邑客有爲余言者曰汾
雖小邑乎姑射峙於西汾流環於東山川之秀甲於天
下厥賦上上厥田中中民多富庶而好侈靡一席之設
炊金饌玉一室之營峻宇雕梁洵河東名邑也余入境
受事而覺有大不然者城市之宮室鱗次居民襍沓非
不燦然可觀及遊於野而民之一椽不蔽而宵啼露處
者比比矣矣半菽不飽而食草飡糠者又比比矣客其欺
我乎適儒學王君偕諸生詣余而請曰邑之有志所以

之典一旦新之若此豈非常之事必待人而後舉乎非公之修廢舉墜起敝維新曷克至此公之功詎不偉歟雖然不但是也觀其新學宮課多士而崇儒重道之風隆覈田賦清積弊而輕徭薄賦之政舉以至紡織有督農桑有勸而溝渠水利道路橋梁靡一不盡心焉規畫區處經理調停種種善政難以枚舉大都皆類此矣獨一修志之功而已哉不佞承乏之始適觀厥成義不容默默已也是爲序

國朝

百年來天地精英之氣獨萃於一門苟無以表彰之不
幾湮沒而弗傳也哉余殫數月之力採之方聞搜之家
秘凡有益於政治有資於世風者雖微必錄倘無關教
化徒飾夫觀聽者雖美弗收賦稅之贏詘因於時丁役
之盛衰核其實修之之能事畢矣後之覽斯志者慨然
以富教爲已任使小民敦本力田濬畎澮如夏勞土化
如周不以水旱咎天時不以磽瘠責地利石田之未墾
者盡耕而爲膏腴鴻雁之未隰者咸歸而享樂土民有
千斯萬斯之慶而無七年九年之憂將陶唐氏之遺風

徵信也志之未修者自庚子迄今幾六十年所矣恐採
風者有循名責寔之懼矧郡伯博採邑志盍增訂之以
壽諸梓余爰取邑志而詳覽焉不勝撫今追昔之感也
語云山川如故人民已非者非歟始知客之謂余者乃
昔日之汾西非今日之汾西也四市三鎮僅有其名田
賦戶口已非其實夫此數十年以來豈無忠孝俠烈爲
世坊表者與豈無鵬搏鸚薦應運而興者與若閻公以
忠稱郭生以孝稱薛氏以節稱其間達人義士或甘肥
遜之志或堅挺持之節又若侯氏三鳳表表人寰舉數

協濟仁義驛馬一事數十年殫力竭財於芮岳人興雀
角訟至毛盡血枯屈而不伸郡署左一片石汾邑萬點
血淚也誰生厲階至今爲害更苦者仁義有協濟之馬
而無養馬之廐饑者不得以爲食勞者不得以爲息賃
鬻霍之茅簷歲費不下數十金而俛仰其倚蔽者已百
年於茲矣夫驛有協馬則馬應有廐無何原厰灰燼殘
碑湮沒當事者雖目擊心傷而因循已久役難驟興亦
徒付之浩嘆而已邑侯蔣公單車蒞止留心民瘼振圯
興廢諸事無不次第釐舉而首以驛舍爲殫切最要務

不難再覩於今日矣是余意中之事也亦余修志之意也敢以告夫同志者

新建仁義驛馬房序

康熙十二年武功

知縣

王永年

邑人

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非諛詞責備之詞也父母能以功德貽子姓而子姓蒙其利而受其福鐫諸金石傳之不朽而後克稱乎父母斯民之實故事有利在一時而未必貽於千百年者民未盡去其害其誰樂以一時頌美歸之有勞在一時而千百年享其佚者民既永絕其勞安得不千百年禱祠之汾之有害而倍勞者莫過

困之積苦至今日而安堵焉此其非利在千百年而不止救一時之害佚在千百年而不見有一時之勞者哉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吾爲侯詠之矣昔昌黎驅鱷於潮而潮銘之誌不朽也今汾民雖僕不善頌心禱祠之矣僉欲奉祿位於仁義以報功德丐余爲弁言余識不出里巷言不中採納其何能文謹據馬廐締造之由及邑民酬報之心誌其槩以垂永久至於落成之功爲室幾所爲堂幾所爲廡房幾所一時供事之人某也經營某也贊襄某也奔走而趨事俱勒諸碑陰不及贅

迄今適觀厥成萬世利賴之此豈僅佚在一時利在一時已耶雖然謀度經營蓋憂憂難之矣以斷碣無徵之故址詳諸上臺能必其允否以久假不歸之利所爭之隣人能必其遜否既允矣遜矣闢荒苔而肯構之易勞民力課窮簷而輸將之易傷民財能必其觀成否也而侯以不遑暇食不遑寢處之熱衷單心區畫其詳之而允也誠爲之感也爭之而遜也理爲之服也不枉力不傷財而觀成也分祿捐金以爲之費也於是饑者得棲以爲食勞者得居以爲息舉前此之將荼蓄租貲力交

以無堡可依故居民荼毒慘無遺孑若斯之甚余聆斯
言益知堡之所繫於民甚重而邑之賴有堡寨誠不異
畿輔之賴有省會省會之賴有郡邑也及至高堆底村
據鞍顧盼見其族類之居處廬舍之比櫛較他鄉頗殷
山林中宛有城市風且爲蒲隰通衢姑射要道而其山
則壁立千尋上凌霄漢東西北三隅陡峻惟南鳥道一
線可登余於是進里民而謂之曰有險若此昔其無有
過而問之者乎諸父老爲予言曰曩亦將營堡其上奈
工未作而寇已至其孰從而備之余復爲之嘆息不已

建高寧堡序

邑令

蔣鳴龍

建德人

夫邑之賴堡寨猶畿輔之賴有省會省會之賴有郡邑也星分碁布而藩衛繫焉脩警防奸而守里憑焉故汾雖僻處山巔凡村落之建爲庄皆設以堡以備不虞誠慎之也誠重之也余牧汾之明年時值仲春景明風暢因攬轡西鄉將有事於懇荒插柳以爲累里之逋糧者策不意馮首是瞻三雲在望人民寥落村舍邱墟蓬蒿滿眼惟餘白骨青燐鷄犬無聲祇見山溪野徑余每爲之愀然良久及詢之里老始悉明季此里之遭蹂躪者

事之裨於民而爲之計經久相與輔而翼之畚鍤者不
惜其力輸運者不憚其煩歡欣子來各爭先以告竣計
爲墻週一千三百三十八尺高二十尺前爲門門甃以
石用是扁其額易高堆曰高甯蓋爲斯民冀長久而安
甯也則斯堡之屹然於西土者不儼然省會郡邑之觀
也哉而余之心亦藉是以稍慰矣是爲序

元 皇慶元年

重修青山廟碑記

壬子八月

邑貢生

孫文通

隰州學正

縣西之境皆山就中爲最鬱蒼蒼而聳拔者青山也其

及徐步其巔徘徊四望祇見巋然者山也泓然者泉也
紆迴而偏窄者道路之險峻也俯視一切盡爲培塿因
思設險守要安不忘危匪他人任矧余自下車以來幾
欲興利以爲汾民計經人顧於此地缺焉不講不幾令
諸民有失所憂乎爰捐俸十金穀三十石爲之倡時卽
給鄉耆賀正賢王運昌王玉貴水長清楊國明周顯祚
以興其役緣災祲荐至簿書旁午未獲卒業然而經營
之念固未嘗一日去諸懷也越今秋歲頗稔乃命昔之
庀工者協力同心以克終乃事而此日之民亦共信此

飾釀衆之財鳩人之力命工以堅易脆繼以葢瓦砌磚
之費丹雘塗墍之功庶乎廟貌爲之一新闔境老幼祇
益羨慕咸曰美哉神宇也若歲大旱里人恭禱祠下應
感如響油然而祥雲興沛然而甘雨降澤潤土田民獲
其福者多矣是以一方之民歌鐘舞簫潔粢豐盛春祈
秋報享祀不忒大德七年秋八月初六日辛卯夜坤維
震蕩山嶽崩摧而是廟也亦傾圯矣厥後殿材又爲野
燹之燼民罔不盡傷心緬想曩日祈福之地一旦莽爲
瓦礫曷勝嘆哉至大二年春興等復詢於衆曰疇昔姑

山連阜姑射故亦以姑射名重崗疊巘萃律萬仞枝峯
蔓壑磅礴百里谷崑互映而幽邃林木蒼蔚而芬榮空
翠鴻濛煙霞明媚殆非塵寰之觀迺仙游晦跡之境也
山之麓石門闢焉名曰真人洞山之巔遺廟存焉榜曰
真人祠然則茲山之名豈非自姑射而立也歟迨其廟
簷摧桷腐礎墊楹欹塵昏金碧之容雨漬丹青之色秋
茗砌古老檜庭荒蕭條若秋其始事之年僅見於金朝
棟誌宋年石刻迺知締構之歲月固若是之遠也維大
元至元三十一年陳興等特罄丹懇憫其踈朽就加修

石礪請君記之俾來者有攷焉余應之曰文則余不能
感君之勝事勸勉懇誠始終匪懈是可嘉也姑據其始
末記而爲之銘銘曰陟姑射兮雲山蒼蒼望真人兮雲
漢茫茫明德兮煌煌降福兮穰穰神去世兮已遠澤在
民兮曷忘俾特新兮祠宇用永薦兮蒸嘗尙盼嚮兮昭
格庶應感兮休祥祐吾皇兮千秋萬歲庇吾民兮
地人天長
明

朔建文昌祠記

安寨李科邑人
知縣

夫汾邑密邇堯都西連姑山東臨汾水風俗淳厚英賢

射真人崇之有禱禱之則應每風雨之咸若而災害之
不生時和歲豐家給人足自廟廢也蟲旱相仍疫癘並
作饑饉薦臻人民屢匱若將此廟復興之庶冀祐護不
亦可乎衆謀僉同如出一口於是興等糾五里之庶歲
其事選工師慮財用輦他山之木壤運遠壑之石礪手
足胼胝不憚劬瘁廼經廼營肯堂肯構俾其制擴而廣
之壯不及奢麗不及靡飛簷屹其霞舉廣厦鬱以雲布
皓壁晝朗朱薨晴鮮經始於戊申之春勒成於己酉之
夏寒暑一周厥有成績他日興等踵門而告余曰廟完

胡君縣尉曹君亦各捐焉鄉士大夫咸感侯之義各捐
資有差遂飭材鳩工相址於黌宮東南巽地創建文昌
祠以補風氣乃建正殿三楹崇臺一座宮闕高廣朗麗
神像軒聳鮮明黝堊丹雘焜煌燦耀廟貌煥然一新人
材之盛自此始乎蓋 文昌帝君者符宿張翼應化清

河出幽入明懲惡勸善司祿昭顯祠祀影響大率皆以
仁慈方便正直含容輔天地不足之化扶古今欲墜之
教誠有以默佑文思若欲興起斯文者能弗建與何莫
非我公重道之心作人之績耶工始於己酉歲二月十

輩出前代無論已卽國初時若憲長仇益以節義顯太
史范琮以文章著皆由名進士晉階峻秩功業爛然外
此而鄉科尤稱濟濟夫何邇來百有餘年雲路不開宦
績久湮良由風氣未聚造就之者無人也時邑侯毛公
世科紹芳淵源有自筮仕於茲始謁廟登堂瞻閱之餘
毅然以作養人材爲已任於是捐俸市書筆供會饌躬
勤考課批評殿最其教日漸月深文章津津乎追雅還
淳矣公又曰人材固在於作養尤關於風氣而風氣之
索文昌缺也文昌之修吾之責也卽捐俸以爲倡學諭

攸賴蓋已識在人心矣況又勒之堅珉乎至於施財物者具列之碑陰以見汾人嚮道之漸而異日雲路之闢宦績之著其亦知所自矣公舉萬厯辛卯鄉進士北直順德府邢台人毛姓炯名克泉其別號云

國朝

重修學宮記

邑人
李色蔚棗強人

汾邑爲漢魏縣至元中建學於縣治之西北自明屢修屢毀至今日而傾圯極矣我皇上定鼎以來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復國學之制重科目之選爰詔天下郡

三日落成於六月初一日僅四閱月民不見勞而大功
懋建財不見費而衆務畢集又庚戌歲秋七月豎太和
元氣坊於櫺星門外爲孔廟大門砌石欄於左右以萃
秀氣昔無而今有皆侯之力也功訖成矣學諭胡君率
子弟員請記於余余曰何記哉僉曰功匪言弗彰匪識
弗从侯之功宜記也願一言以垂不朽余曰此公首善
之一公之善豈止是與栽桑棗以課農教紡織以興利
敦節約以厚俗禁盜賊以安民建橋梁而行不病涉限
催徵而民不憂擾審編公而室家胥慶粟穀積而困窮

典史薛君亦捐俸六十金以及邑之紳士里之耆庶無
不爭先樂輸焉乃量工命曰撤故就新始自大殿周以
翠甍繼建兩廡隆其棟榱櫺星泮池增崇其氣槩恢拓
其規模丹漆黝堊炯然一新此一役也始事於戊戌之
季夏費不及國役不疲衆余不圖物力之足供成功之
不日若此非吾夫子在天爽實式憑之而能若是乎多
士復請余爲記以紀其盛余因思學校之設非侈乎其
名也實聚二三子於斯講德修業焉今夫農之耕腴者
其獲也必豐商之資厚者其利也必倍不耕而無資其

縣修葺學宮以崇祀 先師孔子及七十二子凡先儒

有功 聖門者亦皆得從祀選師儒以育天下之英才

由是學政大備歲丁酉冬余捧檄蒞茲土首謁 聖廟

髦士數人卽以修葺學宮爲言余曰唯唯佛老外人倫

遺世故止緣清虛動人凡名巒勝址窮極壯麗施財輸

工無歲無之吾輩翺翺禮樂之化揖讓文物之天秋毫

皆 聖賜也卽匪士林尙宜欽崇矧與文獻其容坐視

能捐一金資一力者卽徵其義願請旌揚僉聞之津津

唯命余卽捐俸百金爲之倡教諭王君亦捐俸八十金

無徒以名求之則善矣時經始籌度則教諭王俊民之力居多拮据分猷則典史薛宗孔之力居多督工諸生則王掄英王錫胤牛金臺郭八元李先韓王纘緒傳佳胤要凌雲王毓秀郭維法也例得並書用告來哲

新朔真武殿九龍西頂碑記

邑令

李色蔚

棗強人

邑之西離城七十里許有姑射山山之巔有九龍蹟仙人洞龍王祠迤邐而南二百餘里乃襄陵臨汾之界有仙人古廟後有龍祠水泉千流萬派混混不舍者其源蓋發於此也余治邑四載每登臨以覽其勝概非奪於

求也必無獲今游其中者雖有瑰傑之才苟無學術以濟之其又何獲之有要之士貴業之勤而志之篤也方今制科之法既取制義論策以鼓天下讀書之氣復明孝經小學以作士人忠孝之心使放蕩者退而有所拘空踈者望而不敢進諸士業精於勤他日掇巍科行所學光明秀傑輝耀士林以取卿相斯無負修學之本意苟不究其本根肆其懈惰望洋而嗟自崖而返進不能取科名以經世退不能抱仁義以勵俗又奚取焉故增飭宮墻者修學之文也淬勵德業者修學之實也諸士

射之巔衆皆乍信乍疑劈荆棘而登之杳無人跡及至
山頂果有黃幟若手植者然此又一異也自幟降之後
山椒每每放光凡登高者無不見焉此更可異也是山
與東山之靜躁相面或者 帝欲東西輝映故設幟於

此於是維那紳衿居士道人等議欲建祠山頂量工力
非檀越不能也量資財非萬金不能也量歲月非十載
不能也夫何不數年間富者出財貧者出力以莫大之
盛事而工成於俄頃非 帝之有靈能若是乎今歲辛
丑有洪洞香客王姓胡姓者忽飛絳帛掛其身曰積善

亢挫卽牽於俗情莫遊也迨庚子春始得一登其巔而
瞻禮 帝之聖像焉鳥韻花風溪迴徑轉非復人間世

方欲招柳絲之文人呼桃花之漁父爛醉流霞碎踏明
月豈不甚快偶以公事促歸迄今猶怏怏也先是三雲
里之靳家庄有真武小廟其神每每顯靈愚民莫測其
故乙未六月謀建行宮修設清醮四方雲集老稚紛紛
席地露宿欲取塲中麥稭有吝而不舍者夜半麥稭自
焚此一異也東方未白醮壇黃幟倏而烏有及旦衆踪
跡之見半天有物如雲如霧若飛若舞徐徐而降於姑

功與川原同沛也汾之南鄉衛家灘南通洪趙西北連
蒲隰關中道里之遼遠或以十計或以百計或以數百
計而惟此數十里地無一木之可棲無一泉之可掬兩
山疊峙陡臨深澗山徑水蹊爲虎豹豺狼野豕山麋盤
踞者不啻數百載且澗水暴漲則行道之人聽命於怒
濤雪浪中不知凡幾僕僕征夫行勞至此未嘗不仰天
泣曰顧安所得仁人長者惠我嘉師爲此地謀憇息之
所哉邑侯蔣父師浙東名儒已酉東來蒞茲土甫入境
至其地卽歛歔太息曰昔王陽過九折坂曰奉先人遺

建功三界所舉五帝所保名列上天此更異之異者也
宮既成都人士咸乞余爲記以紀其異余不敢以不敏
謝因就其異而紀其事云爾

新建衛家灘茶房碑記

康熙甲寅孟拔
夏朔三日 貢

傅南宮

邑人

凡吏之留心民瘼加意政治慮無不爲斯民計休養謀
利賴者然或利在歲月其究也僅歲月而止利在什伯
人其究也亦僅什伯人而止若夫有利在億萬人千百
世而此千百世億萬人食其福蒙其潤沐膏澤而望勤
苦且莫能名言其所以然者此其德固與山嶽爭長而

兩悉稱遂於墉趾隙地樹棗梨植桑柳襍木群卉無不
畢備數年來林木漸盛芊綿蓊鬱山色水聲披紛淅瀝
固儼然一大檀林也澗之濱復甃甃窑者三爲煎糜施
茶地而且憫遠汲之勞鑿井得泉計十八丈尺漫澗爲
地計三十餘畝復開煤窑一座悉給募僧清演以爲饘
粥炭茗之需由是而行道之人歸之如市披霜雪者如
陽和之轉緹室病暑暍者如清沁之在冰壺飢者可以
得所餐渴者可以得所飲馬瘖僕痛勞苦疲憊者可以
得所偃息有咲語居處之歡免風雨蕭涼之苦吾知奔

體奈何數乘此險今日之行何以異是遂毅然以荆建
茶房爲已任無何而以鴻雁之休集未果饑饉荐臻未
果數十年之夙逋積負未果越明年而人和政舉百度
具飭瘡痍旣起豐稔頻登公輒作而起曰余之爲斯民
計休養謀利賴者其在斯乎爰捐俸若干金粟若干石
庀材鳩工製甕伐石卜基於山之麓築甕窑三太座計
高若干廣若干而構屋於窑之上者亦如之堦大菩薩
像於其中法相莊嚴金碧顯燦前爲堂又前爲門周繚
以高垣左右翼以廂其規制之弘厥嚴正雄峻邃深銖

者深感公者至以公之功德垂裕無窮若此余烏容默
默已也謹誌其道里臚其顛末以見公之爲民計休養
謀利賴者如是其遠且久而億萬人千百世之沐膏澤
而忘勤苦者其亦可不諉所自也夫用貞珉以爲之記
公諱鳴龍嚴陵建德人字雲從飛占其別號也

游姑射山記

睦陵
王鴻譽燕又氏

余歲癸丑游晉春抄抵汾署稔聞城之西距七十里許
有姑射山或曰青山或曰姑射蓋姑射之連阜也飛占
蔣令君每爲余言此山高入清冥俯視一切登其巔飄

走馳驅往來道路輦相與晏游其境必尸而祝曰此固
某侯所剏建也昔爲鳥獸剝啄之場今爲行旅憇息之
地非締造於當年何以休息於此日然則此一刹也一
枝之披拂卽卽伯之膏雨也半榻之棲遲卽桐鄉之愛
慕也寸椽抔土之偃仰卽峴山之片石而甘棠之庇蔭
也公之功德不且與山嶽川原同其流峙也哉是役也
始於庚戌之季冬訖於癸丑之仲夏功竣之日剝之苾
芻丐余言爲記余謝之曰此固億萬人手百世所交口
而莫能罄其尸祝者余何能以一詞筆之然余之沐公

人心目者也及陟危坡登平阜高下升降如是者又數
十里許而始至所謂暖泉頭者此山之麓也仰而望之
諸峯插漢峭壁飛煙遙瞻群岫突出雲天余戲謂曰顧
長康食蔗已漸入佳境適二三野老煮茗以進余輩下
而飲之覺山家味已迥不類人間煙火矣飲畢復振衣
而上披荆榛捫草蘿履危厯險有亭翼然此山之第一
天門也峯回路轉崎嶇逶迤東西屈曲足不可駐而山
之二天門甫穹然在目由是而岡彌峻徑彌窄路遶羊
腸石擎鰲足行至此幾慄慄不能自勝道士王姓名太

飄有凌雲氣余遂欣然欲遡游未果也逮初秋馬子閑上曲江得意自京師來訪與余有同志遂脩濟勝具飭鞍馬裹餼糧卜日以遡游焉時出城之西郭門迤邐行澗壑中約數十里許而山無色而水無聲予謂馬子曰今日之游豈僅此乎其何以強人意也越數里而林木森疎參差日影風聲謾謾時來樹閒進從者而問則曰郝家坪也余輩少憩其地有閒攀鞍而上復行十里許則菴頭也土室重窰層次相望而村嫗黃叟一二稚子輦環拱而眎若詫異狀余輩策轡過之然猶未見有沁

聞萬籟俱寂開戶視之唯見村火明滅如萬点星瑩光
映履舄之下此豈非山之一大奇觀也哉詰且正擬尋
幽選勝飽目而還不謂雲深漠漠霖雨霏霏山岳潛形
薄暮冥冥豈山靈愛我登臨興復不淺乎余因之有所
感矣夫人亦何常之有乍明而乍晦者時也倏聚而倏
散者遇也茲山常在而余與子得數尋是游者有幾也
馬子乃走毛穎驅陳陶褚先生輩拜手薰沐題駢句以
獻而余亦效顰焉時道士進銅鞋一雙曰此真人之遺
也其式雅其製精其色古穆若商彝周鼎班駁非近今

初者率諸黃冠迎挽轡搯韁而始登山之絕頂焉時下
鐙眺覽四顧徘徊東望行霍北瞻恒岳睥睨千阜之高
俯伏萬山之勝如垤如坳如揖如拱而此身固已在霄
漢閒矣躡階而升計十有七級而簷牙暈飛金碧燦爛
乃真武帝殿也余輩盥洗禮拜竟即訪真人故祠而棟
宇就圯遺墟僅存余輩扼腕久之祠之前有池一方縱
橫可丈許其水冬夏不涸清冽可賞余因謂道士曰烏
有山以真人名而不像真人以祠之者乎道士曰行且
有是舉矣未幾而西山日暝鐘磬聲淪淪入耳猿鶴無

天尺五訂余像成偕往余曰唯唯重游之舉姑

以竝諸異日

新建轟轟龍王廟記

邑令

蔣鳴龍

建德人

汾以真人號龍王者三曰青山曰小潺澗轟轟其一也
青山小潺澗各有廟唯轟轟澗距城十五里許合西北
之水滙於東南而注諸汾其山巔屹壁立其水廻環有
情致爲一邑風氣攸關故有廟鎮其上迄今圯壞爲墟
矣余自康熙己酉來令茲土越二年壬子大旱里民禱
其神乃雨又越癸丑季秋泊甲寅孟夏八閱月不雨二
麥蒿萊余甚憂之後命里民迎其神而禱焉時即降靈

器叩而聽之若有聲然余爲之把玩良久已而拭殘碑
拂古碣竟讀之餘始知其祠建於金宋閒其由來蓋若
斯之遠也山之左有洞名蓮花者侵晨馬子欲往遊道
士以路險固却而馬子亦隨止爰是辭其山而歸焉舍
騎而步盤迴至山之半霧散雲收而清露猶撩人衣袂
閒迴望諸巒壑覺一雨洗天萬峯競秀碧筍瑤簪倍增
一番景色余輩乃馳驅而進曠息數十里日之脯而斗
城已在望矣是夕呼觴而酌爲令君悉備述其勝概而
令君喜生見獵輒命匠氏往埭真人像且扁其額曰近

而降殖百穀功德及民甚盛建廟時祀固其宜也諸耆
老因復爲余述曩日神以報賽故里人大不敬水突至
其家屋幾壞然則神之靈異自昔已然固不僅今之需
甘霖之響應也已夫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
欲疏疏則怠怠則忘余乃諭有衆曰僉時舉報功德之
典敬乃事則神用克誠之享且雨暘若五谷登年豐時
和與二廟共垂福祉於無疆也欽哉毋忽是爲記

迎恩閣記

王熊祥
邑廩生

昔倚相能讀九邱書脩誌列州風會朱紫陽游河南謂

於邑之輸糧者傳神意曰能新吾廟某月某日即雨青山小潺澗時亦以助功顯應余乃詢諸父老訪其故址躬而禱許以雨即建廟至期而雨果如澍嗚呼神之靈異固如此哉余即捐俸給鄉耆蔡周祚侯茂才伐石購磚建廟於澗之上下基以石上甃以甍爲不拔計爰新其像以祀之是役也經始於是年之四月訖五月而工告竣落成之日諸耆老謁余以侯之誠格神之靈異是不可以無記余詔之曰祭義謂法施於民則祀以死勤事則祀以勞定國則祀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神應禱

而足且惓惓於風氣之宜修也擇鳳池之上建高閣以
鎮之砌石爲洞其上構木爲閣簷阿軒翔華彩炳蔚祀
梓潼帝君焉登斯閣也挹汾河之翠流覽姑峰之秀氣
拱辰矚漢上依日月之光翻浪湧波俯矚水天之色若
環城佳致胥於是結萃也由是風益全地益霽而人益
傑所謂教醕俗美者日增盛於陶唐之遺鳳舉鵬搏者
世蟬聯乎仇范之蹟非公修補之力也耶閣成命祥爲
記夫公之庶政允釐可記者屢矣豈特治風氣哉然所
以振人文厚風俗繁殷兆姓者非風氣不爲功其可令

其地王得之而王伯得之而伯夫以倚相紫陽之賢豈徒爲尹臯寥字術哉蓋人傑地靈理實相須故聖如周公必相瀍卜濶爰定洛邑此物此志也我汾地脉起自西北逶迤蜿蜒結聚東南縣地乘之故山川之所磅礴風水之所鬱積教醕俗美鳳舉鵬搏可按籍而驗也然縣以內之風氣猶有缺焉縣脉西北高而東南下有建瓴一瀉之勢無廻環鍵鎖之關彼地經所言風宜藏水宜聚者何以稱焉此非風氣待補者耶公來守是邑政教皆已釐舉法度皆已修明振圯興墜補罅塞漏不一

無私真人傳

懷仁縣訓導

逯合芳

邑人

無私真人者霍人也王姓名冲濟賦性落落眉宇間道風奕奕有事黃老於霍之白龍觀故號龍池旣而辟穀者六年遊汾過錠金原見地爲西北通衢高燥絕水遂結容身菴取水於遠以資行人風日侵暴鳥獸鳴嘯虛之漠如也邑長者闡君嘉其志建真武祠翼東西廂以居之四方之感召者輸銀粟無虛日不數年積千金有奇悉出之鑿井建閣塑闕帝其上旁置可耕之地四十餘畝爲施茶經久計一身之衣食弗謀也崇禎酉戌

後之人忘所自耶爰記其創始也以癸丑冬落成也以
甲寅秋且環閣俱有題名題其東曰迎恩而閣以是名
謂君恩之寵頒與日胥長也北曰瞻斗謂其光射斗牛
也西曰觀成謂其西成觀美也南曰歌薰謂其阜財而
解愠也下洞額之西向曰花滿鳳池謂成效之已符洞
額之東向曰祥蒸左輔謂後效之可券也題閣者誰公
也公謂誰浙東蔣父師諱鳴龍號飛占也

傳贊

國朝

成向諸長者拜訣是時動止如常衆亦莫之信訣畢升
榻端坐瞑目而逝容色數日如生按其時日果如所言
衆始詫異是日申刻一老人自南來聞菴中哀號聲問
故愕然曰今日午刻團柏澗中束銅冠挑蒲團而南行
者非其人也耶衆驚疑良久乃共信其羽化云吾友田
臣者素薄虛寂之說不輕許可獨爲題其墓曰無私真
人蓋取其念在濟人不以錢自私也故其詩曰純陽飛
昇五月五龍池坐化三月三無私便是全真地寧湏更
覓蓬萊山又曰建閣功有限鑿井澤無窮往來渴飲者

間率一徒入楚登武當福府廉知不類尋常者流強之使司其菴之錢穀一日集諸道長曰流寇將至請交所司時寇在河北衆莫之信三辭乃謝甫離菴四十里許寇猝至諸菴之悉財貨罹屠戮者以千數而身獨超然免於禍人始異其智趣之奇也山旣破仍歸於曩建汾右之茶菴悉屏諸徒擇一淳朴者囑理茶事閱數年乃崇禎辛巳二月也語其徒曰予於次月三日當棄世汝爲予呼諸長者來時無大病其徒莫信之至期諸長者

闡君輩以真武醮事集遂躍起自盥洗整冠履謁祀禮

續志藝文

元補遺

贈河東公傅公神道碑銘
歐陽玄

至元五年己卯春詔起汾西傅公於家復入中書參大政辭不獲勉就位六年庚辰春進拜中書左丞尋勅翰林侍講學士臣云製其先考河東公神道之碑以賜玄拜手稽首言曰人生於三君尊父親服勞幹蠱望之終身者父也君有天下子億兆取其賢者能者而臣之奪彼與此勢所必然於是有報施之道焉厚其奉親之祿

何人不思公予故據其事次其顛末勒之石毋令久而
湮沒焉亦快事也

署左佳石贊

癸丑 馬天選 建德
進士人

其姿磊磊其質粼粼蕪而不剷介而彌貞面冷兮如鐵
心潔兮如冰溫潤兮式玉堅剛兮式金中流倚之爲砥
柱當代仰之爲璣衡疇不效元章之敬愛下拜而傾誠
豈特誇連城之白璧抑以並姑射之紫璜何須煉彼五
色補有此君

更習章程以應時用久之郡邑盛稱其有聽斷之才因
推擇治刑名持法廉平蒞事敏恪積年勞除河中府絳
州兩提控案牘郡中政平訟理其民至今以贊畫之功
歸之部使者薦書旁午公力辭辟舉肥遯田里恬無外
求疎財敦義爲人振乏釋紛事已終無德色平居陳述
道義勗其子學暮年子仕浸顯祿養日豐拜爵奉議大
夫絳州知州驍騎尉封汾西縣子加中順大夫禮部侍
郎騎都尉封清河郡伯進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封河東
郡侯能遠避形勢交里閤不踰故常偉然有德人君子

盛其榮親之名豈獨以示獎掖於其子實以償顧復於其親及其歿也恤終厚徃其事皆屬之有司君臣之義至矣立備列詞臣職當誅述敬共君命以貺傅氏所不敢辭予曰河東公諱傑字虞卿世家晉甯之汾西曾祖恩祖甯父晉代有隱德父以左丞貴初贈太中大夫懷慶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河東郡侯再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勲加上爵如初妣延氏王氏並追封河東郡夫人五子河東公及弟溫延氏出讓仲素恭王氏出素寄跡老氏學公幼嗜讀書曉暢大義稍長應門不得卒業

十二人長曰信早天次日敏侍儀舍人次曰愚河南行
省宣使餘幼孫女二並適名族嗚呼士一命已上存心
澤物必有所濟河東公身叅郡寄不愧厥官惠流於民
克享其報方寸所充教誨式穀致位宰輔蔚爲名臣國
有裨益家有光榮豈偶然哉立嘗以謂父能教其子賢
而不能使之必貴惟用力於積善之地君能制其臣賢
而不能使之皆賢惟用力於勸善之方父成子之賢以
事君斯積善之明效君推子之貴以及父斯勸善之大
端今河東之貴以子左丞之賢由父昌黎韓愈碑烏氏

之量天厯元年八月六日以疾卒壽七十二是年十月十五日葬縣西一里平原岡距露澤原故阡五里葬之十年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叅知政事獲軍追封河東郡公公四娶初娶郭氏卒追封汾西縣君加清河郡君進河東郡夫人次任氏喬氏並封恭人末曹氏封河東郡夫人子男四長巖起是爲左丞郭氏子娶郭封河東郡夫人次汝梅任氏子承直郎東昌路推官娶郭繼周並封恭人次汝霖洪洞縣尉娶喬繼李次汝楫奉訓大夫澤州知州娶王封恭人皆喬氏子孫男

時英宗在翼室權臣復相假持上命行事召左丞將坐
沮格道遇同時尙書先知其故因告之曰君以微官撓
重臣怒勢若拉朽脫聞前事當諉我我分君罪則君罰
輕不然叵測對曰事自某何敢嫁駟上官至果追詰悉
以身任其咎遂被譴廢爲民即日歸養二親東平忠獻
王拜住入相乃復錄用爲僉樞時藩鎮囊加臺阻兵四
川勢甚張文宗起公墨輕同知樞密院事王某當出董
師以母老辭乃請代其行今上義而壯之佩以金虎符
比至囊加臺降遂解嚴便道歸終制前一事似高允後

先廟載膺功甚詳豈爲生者佞哉示廟之所由作也左
丞繇丞相掾歷陝省都司吏戶刑三部主事鑒察御史
中書左司都事太子家丞左司員外郎御史臺都事左
司郎中叅議中書省事吏部尙書同知太禧宗禋院事
同僉樞密院事兩淮都轉運鹽事湖北燕南山東三道
廉訪使西臺中臺治書侍御史拜中臺侍御史拜叅知
政事拜左丞知經筵事凡二十三遷授資政大夫雅德
閎器好學不匱才堪大任爲吏部主事時權臣爲太子
太師引用宮僚非人嘗激駁之深以爲嫌會仁皇賓天

奕奕傅氏起由汾晉維河東公恢有餘辨位不滿德其
進何訥居官恂恂用法斤斤於蒲於絳一再佐郡謀行
職修吏褻儒純壯齒辭辟康年壽駿留善稽慶日益充
物隆師左塾載篤子訓有家浚明有子忠蓋揚英政涂
肆暢厥間始終素履靡緇靡磷讜言在廷奸嫉王憤臨
危蹈難直節是殉入綜天緯實陪熙運有鏜其聲先
引維輓帝厚臣鄰流澍幽潤愔史勒詩追昔虞殞資忠
移孝永昨來膺

國朝

一事似狄仁傑生平事業可述者多措紳論其卓行每以是爲稱首其居天官銓選清允其居風紀所至敬賢禮士獎廉糾貪興化崇學洞識大體出秉離節賦不厲民歲額自羨入處臺閣謀議侃侃事多匡直泰定中左丞相西域人黨賈胡售奇寶求增直國帑將耗毅然廷爭已之相雖色愠內服其公今上嘗以淮漕稱職錫上尊金幣進列臺端錫中統楮幣萬緡以給母養丁曹夫人艱又遣使加前幣以二萬五千緡充賻辭受之際一

揆諸誼今上以是益知其有守云其銘曰

步巖廊驕語經濟次亦早衙晏罷支吾於簿書筐篋間
何暇含毫吮墨爲文詞以自表見哉夫鼓吹風雅非俗
吏之所能爲也及其公事旁午匪惟不能且不暇公不
獨能爲之而又能爲之如此豈信州爲東南山水地非
車馬孔道無軍糗糧沓雜而郡丞又閒曹不若守令簿
牒鞅掌然觀公自叙謂城外籬落坵墟曠若沙漠車過
處蔓草枯樹婆娑夕陽盡日不見隻輪片蹄城內北門
一望蓬蒿殘垣剝礎荒堆古瓦之下穴狐鼠而號魑魅
又云閉戶攤書如破衲老僧看守古刹迎暄捫蝨而外

孝思堂集序

照原集改政江南長

洲翰林 尤

侗

同人西
堂悔庵

康熙癸丑六月僕避暑小園端憂多暇玉山唐魏子使
君走急足郵其郡侯丞仲輅先生書至發而讀之若深
向慕於僕者僕之見棄於人久矣北海胸中乃有豫州
僕何以得此於侯公哉既讀其孝思堂集高譚雄辨下
筆妙天下嘯咏終日如置我玉壺風露之中雖浮甘瓜
於清泉沈朱李於寒冰不足快也然僕讀竟因之有所
感焉古人窮愁著書大抵山海之士枯槁閒暇采山釣
水之所好也若名公巨卿以至郎官有司之屬上則高

重修汾西縣學碑記

邑人

侯七乘

仝記

汾之有學其來舊矣某年月日前任蔣公念其傾圯葺而新之工未竣內擢以去予履任乃續厥成於是上而聖殿旁而兩廡內而明倫堂外而櫺星門以及泮池魁樓曲檻坊牌之類莫不煥然改觀廣文某與諸弟子員因徵予文以爲之記予思學之有記不自今也太伯子固諸君子勿論已陽明之記應天荆川之記涇縣遵岩之記長汀弇州之記太倉文恪之記廣信記永豐此皆近代燕許手筆載在篇籍足人瞻炙者然其命意立言

無所事事也嗟乎此其風景之荒涼官況之磊落可概見矣宜其左圖右史優遊自娛而性情所寄哀樂所感與僕輩枯槁閒暇之人若相合焉故雖無平生杯酒之素隔千里如對床也假使公異日膺方面重任或登

朝躋六卿之列則將經濟見天下而區區文辭固不足以盡之欲如今日之沈酣風雅跌宕文思且不可得尙暇就野人而陳詞哉僕向有匡廬之夢此約未踐倘得暇遊屐便訪侯公相與探鹿洞鷺湖與七十二峯之勝則登高而賦吾猶能從大夫之後矣

漢武太學中置五經博士文帝則論語孝經孟子皆置博士平帝元始中校學置經師一人庠序置孝經師一人後漢光武置博士凡四十人魏黃初中立太學置五經穀梁博士晉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自後咸寧大興大元以及宋之太始齊之建元後魏之道武代有增減指難更屈唐則至武德以至天寶其所謂司業司成廣文成均之名遞相更變未有定跡而要之愛其事然後重其地重其地然後擇其人原歷代聖帝明王廣厲學宮之意與累朝名臣巨公崇儒重道之心上則陶淑性

從不在棖桷之巨麗堂殿之巍峩金碧丹堊之輝煌而
灼爍謂足以傳盛事昭來許其丁寧告誡者亦惟是廣
先聖先賢之遺澤期望都人士相淑乎仁義道德禮樂
詩書之化斯官於斯長於斯往來肄業於斯者俱不愧
芹壇一片地耳王制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白虎通
曰辟者璧也象璧員以法天於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
辟之爲言積也雍之爲言壅也類宮者半於天子之宮
明有差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義之方有水其餘壅
之明不得化四方也上古有師氏保氏大胥小胥之屬

成者也諸生倘視此芹壇一片地不徒爲春秋朔望禮
拜酬獻之地則因今日之修學者退而自修其學將使
先聖先賢之遺澤不與茂草而俱鞠非獨始事之蔣公
所樂於觀成卽以上答 聖朝廣厲學宮之意則予亦
藉手以博文翁化蜀之浪譽矣若第曰修學之是記也
恐爲陽明荊川諸君子所笑也

募修小潺澗觀音閣疏

侯七乘

潺澗觀音閣者汾西一勝境也爾其翠屏拱秀峯巒證
瀉仰之宗丹壑含靈閭闔護雲霞之氣俯葛洪之仙井

情爲濂洛關閩真嫡派次亦講明經術如戴憑之奪席
匡鼎之解頤并大春之五經紛綸周宣光之五經縱橫
方足以傳盛事昭來許初非爲芹壇一片地但可爲春
秋朔望禮拜酬獻之地而已矣今之官於斯長於斯往
來肄業於斯者皆知學之當修與修學之當記矣顧葺
其椽桷除其堂殿飾其金碧丹堊以起敝而維新者有
司之修學也佩先聖先賢之遺澤以相淑乎仁義道德
禮樂詩書之化者則都人士之所以自修其學而亦官
於斯長於斯者之所當以身風厲而且拭目以望其有

思上告咎之文貉見南天曼倩來失和之頌諒輔暴廷
而聚艾未聞甘澍之隨車戴封舉火以厝薪幾見淋鈴
之入耳試命桑林之駕特升獅座以拈香遂傾馬首之
瓶倏向龍宮而拜賜翻樹頭之少女莫非楊柳春風披
岡上之玉衣盡是菩提香露似此地居名勝買山已動
支遁之情況其響應靈奇舞籥又中農皇之冊固合晨
鐘暮鼓時瞻鷺嶺以依光豈宜雨洗風摧坐見鴿王之
失次爰有信心居士皈依在獼猴鸚鵡之旁用求檀越
宰官施舍結琉璃珊瑚之果無瓊花之盛觀卽維揚之

正宜勾漏探沙聽玉女之鳴泉好向蓮花磧面路似武夷九曲尋幽登跨鶴之樓水鄰桃洞一灣拋竹見騎龍之杖康樂遊山之屐可憐妙蹟難逢尙平望嶽之懷殊覺高踪未遍伊昔樽開北海一觴一詠曾邀稽阮以來同及今事往南皮以嘯以歌每憶應劉而太息假使亭非豐樂安能留六一居士之名藉如地不鑑湖孰與動四明狂客之興況乎昆明池水番僧杖呪力以爲霖秦岱練光父老指寸雲而慶雨奏劉城之簫鼓早教神女灌壇被長壽之鞍韉便使焦明集樹每當蛇飛西華陳

出以循例舉行之口揆諸古召棠郇雨之遺意闕有間
矣我飛占蔣老父母之涖汾邑也在今 上御極之八
年越十三年以卓異起拜御史臺抵今特節天津則公
之去汾邑者已十載於茲茲十月爲公誕辰汾之縉紳
士民不遠千五百里競爲幃詞以代稱觴噫此豈有事
例之可得而循亦豈有尋常恩義之所得而喻者哉計
公當日之治吾汾者廉以律身惠以及物利無不舉害
無不除士式其型民安其業郵遞有優閒之適里閭無
橫索之錢凡其仁風善政昭昭在人耳目者予曾於生

明月不輝少天竺之紅樓雖仙萼之芳池不韻勿論阿
香應禱蜥蜴施鞭之日定知大眾同心卽教天帝聽經
旃檀作禮之晨不復慧燈普照異時三梁映日溪山之
明媚倍增八柱凌霄杖履之逍遙自在非但祗園上界
雙林慶兜率之宮行看花縣名區八詠誇洞天之景矣

公賀蔣侍御壽序

侯七乘

今之居官者當其專城一方土之縉紳士民每於張弧
令節譜其功德上之錦帳以代稱觴然其間感於恩義
者十或一二循於事例者十常八九夫歌功頌德之言

於我公也范孟博之登車攬轡一路澄清趙孟卿之命
車下韉干官祗肅化其溥矣然亦如汾人之身受其撫
循而且使人有奪我劉使君之妬也夫公去汾日以遠
而汾人之思公亦日以深故其治汾者在十年之前而
汾人之頌公者乃在離汾十年之後此豈有事例之可
得而循而亦豈尋常恩義之所得而喻者哉予獨怪龐
士元耒陽不治魯公謂其才非百里必治中乃可以展
驥足黃穎川循良第一迨其登朝則功名損於治郡才
之兼善自古爲難公今日爲邑長則一方受其賜爲臺

祠引中備道其詳茲亦不敢復贅獨是公去汾以後汾
既不能獨私乎公公亦不能獨私乎汾乃汾人之於公
也見一奏議之上則曰是我公之効忠於朝廷者也陸
敬輿之條對金石爲辭田表聖之封章肝腸皆澤勲其
茂矣然皆推其恩及汾人者而廣之天下也得一推遷
之報則曰是我公之得君而大行其道者也烏府先生
之重望七貴泥樓驄馬御史之威名三公避路寵其隆
矣然卽本其報最於汾邑者而今且著績於御屏也聞
公之奉一廵差按一都會則曰是何此方之幸沾膏雨

事以申燕私不識公開樽北海時亦曾念菰蘆寂寞中
有此舊治之遺老否

寄贈主政沈公序

侯七乘

歲丁卯我平翁沈父母之去汾七年于茲汾紳士庶民
以及隣封隰邑之沾沐仁風者競爲帳詞以代稱觴求
言于予予曰是頌也祝也而思存乎其間矣蓋公在汾
而頌之祝之常也離汾七年之後而頌之祝之且越千
里而致詞是必公之功德有以深入乎人心而不能忘
者非泛泛稱觴套語也故曰思也何思乎有思公之恩

諫則天下蒙其休此其小叩小鳴而大試大效者誠非汾人之所得而私乃汾人之切切焉不忘於公者則但知公爲汾人之公而已昔潮人不忘韓公子瞻謂鑿地得泉而卽謂泉之止在於斯也得無癡乎然廉頗思用於趙人朱邑恩留於桐鄉由來遺愛所在受者固深寇竹之思卽施者亦每動并州之想吾安知公之不忘於汾人不亦如汾人之不忘於我公也夫旣兩不能忘則今日之爲此舉也公必有欣然而願進一觴者矣予偃蹇空山不獲躋公之堂逐隊而趨拜其後猶得譜其盛

武子之生徒教授詩書大振於餘杭潘安仁之桃李遍
栽惠愷式敷於花縣以故佩殷衷之文學用革鸚音瞻
王阜之休徵永言鸞鳥也而烏可以不思有思公之績
高報最者尹鐸之戶口維寬後繭絲于保障陽城之屑
榆自厲寓撫字于催科以故毋更十二渠彷彿西門君
之成式將送數百里依稀平鄉令之嘉猷也而烏可以
不思凡此皆公之所以致人思而汾人之所以頌之祝
之于七年之後千餘里之外也抑予更有思焉予隸公
治民公之于予如北海之開樽蔡邕之倒屣而予未嘗

在析楊者司馬當陽之惠政杖朴不行袁安任邑之流
風科條無累以故園扉之草飲甘露而滋榮春穀之氓
瞻蒲鞭而太息也而烏可以不思有思公之節貞脂膏
者姑臧葱韭之餘家無長物安漢芋綿之植吏有廉聲
以故羊續既遷尙想懸魚之高潔時苗已去猶懷留犢
之洪仁也而烏可以不思有思公之心在民瘼者沙穆
之守弘農曾設壇以引咎戴封之令西華亦坐薪以自
焚以故十雨五風仍是隨車之遺愛一莖五穗未忘行
野之舊謠也而烏可以不思有思公之澤留泮藻者范

有惓惓而不能忘情者也故曰思也

德公修城記

邑人公紀

汾城舊以土築因年久墜牆傾圯大半西南一帶更甚
道光二十五年德公宰是邑觸目驚心爲未雨綢繆之
計爰集城紳逮起鳳王爵侯亮采王本植王安吉等諭
令鳩資修葺五人以工浩地貧對公囑以姑試之一勸
得千餘金遂陬吉十月興工先修西城樓以示志在必
舉邑之富紳因公之激勸皆知奮義急公踴躍輸將捐
至八千金之多公又欲圍以磚以期於永固衆紳難之

以私事相干獨是春風秋雨月夕花朝酒椀茶鐺筆床
硯匣王勃圍棋之妙構腹藁從容蕭郎刻燭之間題杯
盤延跼當其詩筒贈答石鼎鼓吹此唱彼酬略無停滯
可謂極文章之樂事而快水乳之交歡者矣自公去後
韓浦鳳樓已成絕響喬家狐穴誰復賞音菰蘆中人每
于寒煙古樹落葉鳴蟬之下自嘯自咏一往情深其能
無彼美一方之感耶乘老矣不能登公之堂介公之觴
僅藉手父老竊附數行茲行也其以前所稱致通縣之
公思以後所稱致鄙人之私思知公臨風把酒時亦必

事耳德公

諱

蔭字樾亭漢軍進士應官至河南布政使

黃公

諱

傳紳字指斯四川秀山縣副榜二公宰汾之善

政不僅修城一事惟其利在久遠民尤思之不置云

重修學宮碑記

訓導

賈執鈞

事無難易存乎人人無能否惟其志觀學宮之修與

所由以成者可以知矣壬申冬予由部選叅司汾鐸拜

瞻之餘見夫宮牆傾圯殿宇崩摧崇聖孝友兩祠各

塌一楹而七聖閣左右肩寒圍牆高下不齊自內至

外水不歸源明倫堂截斷腰腹尤爲風脈所關因慨然

公曰監工賴爾等同心其需材若干需費若干予已有成算無庸鰓鰓過慮也於是大興工作富者効資貧者効力子來趨事越二年公以卓異調任陽曲新尹黃公踵而成之計先後釀資兩萬五千有奇迄今崇墉屹屹儼固金湯雖曰城以衆志實公之誠心義勸知人善任有以感激之是役也興工伊始德之公

封公

諱

積蘭泰曰詣工所親督匠作凡城樓垛牆規模

式樣皆出其指示衆紳以年衰過勤爲請封公曰吾所以代爲此者非好勞也亦欲使吾子得專心致力於民

見予前半年經理有條毫無情弊復捐得三百餘金而
補其缺畧大較可觀矣雖然予志猶未遂也天幸遂生
孟生文武高擢巍科董事諸公賀予曰吾汾五十餘年
而發文科此修學之功也予曰吾何力之有此天欲學
宮之閎整如式故假手於二生助諸公以募緣之勢也
衆以爲然以故已捐者再捐未捐者亦樂爲捐而合社
樂輸者更指不勝屈其數較上年而加倍學宮之修用
以成是役也創建神厨隆祀典也東庫西庫重書籍尊
祭器也碑亭箭亭彰功德習禮讓也添修煖閣爲縣試

有重修之志明年春丁集董事諸公而議之僉曰此盛事實難事也汾邑積弊已深從前公事屢有始而無終今欲興土木恐人議其效尤也予曰事第論其可不可不當論其難不難如畏其難忍令五王神位與孝友諸公姓名飄搖於風雨中乎衆見予欲修之志切於是多方勸捐極力開陳僅得三百餘金畧爲補葺用已告竭予亦無可奈何不敢有賒望焉不謂天復與人以難不容人之志靡也六月間 崇聖祠外花牆並泮池北牆無故自頽雖欲不更議興修而不得矣維時合邑紳民

望也夫因書之以爲後之畏難而志靡者勸

詩

明

題仇范聯科

河東
太守張松

謁廟升堂朝已崇
詞林身史見豪雄
明時結網羅麟鳳
俊士追蹤須効忠

汾西行部

侍御
張承祚
天臺人

共說西山可寄踪
我來先上最高峯
蒼崖垂壁驚空鳥
百徑紆林挂舊藤
誰謂多才能作賦
聊乘遠興一觀風

點名地也而且設屏門以蔽內外也修官廳以便齊宿也建喬梁以通上達之路也砌甬道以收無情之水也由騰蛟起鳳兩門以及前後牆垣無不爲之繼長增高而位置得所工成之日衆以爲補前人所未及咸稱其難予曰難不在補救之得法難在衆之樂於輸將與同事者之知其難不憚其難勉其難而卒成其難也今予志慰矣諸公之志共慰矣倘學內文武諸生能奮發自強不畏難而加勉將從此人才奮興英賢代出耀鄉閭而光史策以媲美於吉傳聞侯諸前輩斯乃予之所厚

踏荒感題二律

郭宏

慷慨行來有汾西倍可憐
山窮惟虎跡村絕少人煙
野老餐糠澁耕牛種石巔
那堪高阜處芳草復芊芊

土石錯相吞荒行見出門
前行不永日攀陟先平坤
人馬蹊間卻颺颺陶穴蹲
到城山路盡雨際一煙村

汾西勘災

時康熙七年九月也平陽

通判盧中魁

三韓人

山徑岑崑行路難斗城孤峙暮天寒
殷勤父老頻相問處處荒殘不忍看

奉憲檄委勘荒霍州

邑令

蔣鳴龍

建德人

陽春賴有中州牧竚聽輕敲萬壑鐘

國朝

撫官西山四絕

河東

胡文奕

無隸人

盤蛇小徑傍山峯迤邐行來數十重極目萋萋惟草色
殘黎何地事三農西山氛色未全消冒暑驅車路轉曉
報國不廻王子敬酌知期效老班超揭竿小醜逆顏行
繡矛時勤撫字腸若使狡徒鷹眼化任勞豈憚路修長
蕭蕭戎馬度山巔重將綸音次第懸應有草心草面日
喜看賣劍買牛年

西山五月寒

畏暑曾聞子建篇
壺頭石室苦相穿
納涼獨有西山好
不數城南尺五天

啞女泉

汾澗水自西來者有啞女泉焉相傳昔有女而啞者遇賊不辱而死後其地湧一泉

每天陰雨則怒號而流此奇蹟也予成絕句以當哀夢

有口不能言有心似鉄堅
一腔貞女血萬古聽流泉

西土文君井東來
妒女津何如此泉水
浩蕩瀉天真

憂旱

陽城屑榆日儒冠堪餓死
一寒亦已甚未肯干鄰里
豈

捧檄馳中鎮汾流帶水環行行非綠野望望盡童山莫
慰沾塗苦堪憐稼穡艱窮黎已在目憂思自相關

勘荒霽石

前人

青山橫瑞石四野氣蕭森露冷煙寒灶風淒鳥寂林愧
無長孺策唯有鄭監心圖繪從今上嗟咨涕不禁

續藝文

詩

本邑進士侯七乘

四面八勾欄

汾在山頂四面皆溝

摩頂蒼穹壓萬山畫欄十二落人間深溝盡處洪崖井
汲水遙看立小鬟

千古文章事已非
還去明珠深抱憾
攜來長鋏苦懷歸
無能燭武成何用
只合空山老薜衣

孫明府

奉
上
督
船
運
米
公
爲
市
麥
上
台
深
許
之
又
蝗
不
入
境
因
而
祝
之

牛刀小試在山隅
共識江東有伯符
王事多艱須轉餉
民情無告待加襦
劉公一紙千金重
晏子片言萬戶蘇
更喜中牟傳異蹟
飛蝗到處仗神驅

郭無二頃平

惱殺行人喘殺牛
出門何處望平疇
賣絲羅縠心頭肉
肯放荒山得少休

沙西縣志 卷八
不念艱難叩門良可恥慷慨多寡人富兒天性鄙况乃
書生傲嗽石常礪齒卽逢謝仁祖此廉未忍毀悠悠時
勢心齷鼠嚇曾史誓謝乞米帖魯困那可指

春日城頭極目

城西有元左丞墓城南有貼金鋪
斷金古道坊

孤城如斗坐危岑寥落炊烟思不禁綠柳池邊啼鳥靜
青山嶺外暮雲深西郊樹表元臣碣南陌樓傳古道金
回首舊遊都宿草白頭無藉獨悲吟

辭周太尊見召之作

揖客公侯自昔稀多君吐握下柴扉百年知遇人難再

疆畔豚蹄望欲穿
漸漸麥秀兒失乳
南山豆苗泣遊釜
哀矣健婦不把鋤
吳牛向月喘如虎
如子視民元道州
停餐罷寐泪雙流
素衣步禱水晶殿
天門玉狗聲啾啾
窳窳紙錢遶地起
老龍下吸深潭水
金鸞舞罷雲滿空
可是商霖來千里
劉昆拜滅江陵火
昌黎檄到鱷魚躲
豈有監門心如此
帝不來享神不妥
老夫久謝走閒名
數畝荒田手自耕
願分瓶裏珠千點
喜雨亭前醉一觥
汾人早餐用二分
穀一分黑豆和糠
磨成面水拌作
顆瓦甑蒸熟合以
米飯無論貧富皆
以此充食生

輓轡千尺長

汾在山頂井不可測

荊州風井下長揚可似汾人玉轉長九九聲聞三十六
武皇請試問東方

辛酉見長星漫賦

一帚遙揮萬丈長通天臺畔有光芒君王有道攬搶落
任是朝桑也化祥聞道西川急戰袍三時殺氣陣雲高
天翁欲挽長河洗助與君王一寶刀

和沈明府禱雨歌

膩葉蟠花四月天終風且暴落榆錢黃梅不再芙蓉死

爰錫佳名回鶻同有聲無字譯不出太倉五合聊充糜
婦歌烏烏兒跳嬉笑北衛倫糴汁麥是李是杏頗難知
憶昔神堯飯不鑿大舜之糗神禹惡算來都是平陽地
鄙哉肉食馨哉藿勸君莫怨居官貧且與吾民共苦辛
第五清貧常赤米桓堦醬齏真大臣君不見夷門侯生
今老矣手鑱黃蘗甘如旨五十餘年窮不死貯粟之瓶
何所有簸之揚之習鑿齒

舊跋

聖天子御寓之十一年允大臣請詔脩志以昭薄海內

則黃色熟則漆黑其所命名有聲而無字茲沈明
府彷彿其音而命之曰穀藟因作穀藟歌見示

戲和一章

前人

何曾日食錢逾萬下筯不得猶嗟嘆曼倩索米向長安
却與侏儒較軀幹芫花作羹榆作糧飢來嘗覺剔牙香
怪他拾橡杜陵老空隨雁鶩謀稻粱天生汾人無飽菽
芒鞋破帽坐山谷白頭不識五侯鯖木葉草根皆果腹
更有一餐最出奇朝來是處辦晨炊佐以馮家蕪萁豆
主以梁公脊下皮黃侔蒸栗黑如漆菜蕪甑裏風瑟瑟

萬用以纂脩

國史裕如也乃歲己酉奉

命蒞茲土蕞爾邑何足展公之才而顯公之治然而我
汾自寇害蹂躪以來風氣寢衰士民凋瘵而公於
下車日卽徧咨利弊振興釐革嚴明愷悌以宜民
德行文章而造士而且絕苞苴空囹圄俾前此極
疲極瘠之區至今日而甫有生色此豈非廉潔之
操慈惠之政有以致之乎公於聽斷之餘卽披閱
舊志慨其簡陋無文剝蝕難覩欲圖脩舉以振興

外車書一統之盛典綦重也然非羈邑上之省會
省會上之

京師則圖書無所脩攷焉故必遍徵列邑務使山川
形勢古今沿革田賦增減戶口贏耗之數風俗貧
饒厚薄之槩守令之賢否人物之盛衰以及忠孝
節烈之行無不悉舉而後可附之史館以資採擇
則此志之脩非通達治體以良吏而兼良史者孰
能董成之也哉 邑侯蔣公兩浙雄才應期名世
其筆下宮商胸中斧藻不啻奏絃五十而儲軸三

敷而法戒昭勸懲脩仰止切不誠於吾邑有厚幸
乎哉編既成余求而觀之見其詞典而確類約而
該其體則模倣史傳其文則上追班馬余掩卷歎
曰此誠一邑之全書也然則公不特爲良吏而且
爲良史矣今公膺

特薦爲三晉治平第一指顧下白麻

詔行且黼黻

廟廊贊襄至治則茲志固又爲公異日鼓吹休明之左
券也已嘗 康熙甲寅仲秋奉直大夫知歸德府

曠典非一日矣邇奉脩志之檄遂會鄉茂才而謀
之訪羅曩聞兼諏近事參互考訂隨宜而刪潤焉
俚者易之以文素者序之以次闕畧者增輯之以
大脩無字不旁搜遠引親加校讐大都闕世教切
民隱孚輿論而後錄焉舉數百年循良之美績賢
哲之茂行節孝之芳懿科貢之名籍與夫建置沿
革之由徭賦利害之故凡係於政治之鉅者悉彙
著以垂來禩幾閱月而志成矣美哉洋洋乎吾邑
得是書而存之使後之官斯土者與邑人士一攷

消夏之一助乎周子曰唯唯余遂首塗逾月事竣
將返駕會古陶恩大令量移首篆

上憲檄余代庖就近履新蓋亦不望前言之必踐
也頃延周子移硯來此乃手是帙告余曰新舊志
幸已草創合併矣山城僻陋既乏鄴架之藏又媿
腹笥之儉自君之出滿目荒涼城內外或竟日不
聞足音欲求討論之人實不可得亦惟是境幽心
寂暑薄日長牖戶雨風與樹頭鶯燕之聲淅淅入
耳晨夕驅中書君墨卿輩就楮生以從事夫志體

睢州事邑人侯爾東謹跋

余莅汾未兼旬續志稿甫有端緒適 學使按臨

平河司訓賈君例須帶童子軍詣郡歲試往返須
兩月餘勢不能待遂倩逮翁舉其端龐君尋其緒
而余當招撫搜輯之暇與幕友周子因其端而竟
其委就其緒而總其成焉稿成弁其緣起攜之省
門瀕行戲謂周子曰舊志殘缺日多不堪卒讀續
志倘付手民必不能舍其舊而不圖吾子夙事書
淫頗儲腹笥際茲長夏困人曷不芟舊併新以作

附錄光緒三四年辦賑紳耆姓名

財神廟借作賑務總局

副榜 逯錦鑣

歲貢 龐奉桐

附生 郭臨江

總司帳目

武生 郭映汾

附生 王文煌

從九 傅丙照

稽查戶口
核算賑糧

從九 王晉羲

監生 吳道凝

監生 閻玉琯

專司銀錢

廩生 張善銘

監生 孟興瑞

耆士 劉萬元

專司倉庫
出入

監生 郭廷顯

催辦賑糧

歲貢 王之屏

專散寒衣

附生 郭冠唐

胥生 郭珖

專司造冊
報銷

神符廠

汾西縣志卷之八終
之不立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君之責也請亟圖之
余曰然然陶屬三晉孔道使節由庚案牘旁午亦
僅討論脩飾之以待有識者之潤色而已並不暇
別窮其端緒也因復識數語於後曾在是年中元
蒙古錫良清弼氏跋

監生 姜向陽

附生 張商霖

監生 孫居西

邢家要廠

武生 孟逢庚

監生 趙錦秀

附生 馬汝舟

耆士 黃爾誥

店頭廠

都司 傅良鑣

恩貢 閻文選

監生 要鑑

監生 孟宗尼

圪台頭廠

貢生 龐森

耆士 楊發豔

廩生 郭長俊

監生 馬廷玉

監生 周文光

議叙 郭長清

監生 孟昇元

勅香廠

監生李清吉

廩生劉文英

監生閻際唐

監生劉珣

監生任錫麟

茶房廠

廩生侯光斗

廩生薛邦彥

監生李天澤

武生龐崇德

武生趙成林

廩生李夢周

耆士薛德宣

耆士范長貞

麻姑廠

廩生王慶辰

增生王士鑑

從九趙鳳儀

監生閻修德

磊石廠

廩生孫居卯

增生張丙光

武生王萬貢

附生張西銘



廩生 霍光輝

廩生 劉文選

附生 賀青選

監生 張仙舟

監生 侯班瑞

監生 閻長年

武生 郭全德

對竹廠

監生 賈逢午

監生 崔書田

武生 王瑜

武生 閻元

耆士 郭三畏

監生 韓餘慶

耆士 任逢吉

以上諸君勤勞賑務煞有苦心且多係枵腹從
公附錄於此亦不沒人善之意云爾

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